

三更月白

——古典文学中的相思主题研究

学

子

书

斋

· 学子书斋 ·

三更月白

——古典文学中的相思
主题研究

张宏生 张亚权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学子书斋

三更月白

——古典文学中的相思主题研究

张宏生 张亚权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3.625印张 2插页 99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2966—2/G·2587

定 价：2.05 元

前 言

如果说，人生象一部书，那么，必定有一章写得最富有诗意；如果说，人生象一首交响乐，那么，必定有一个乐章写得最动人。这就是爱情。

神圣的爱情是生命的动力，力量的源泉。正是因为有了爱，这个世界才变得如此美好。爱情的巨大魅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男女之间的刻骨相思。

相思这个词，在中国人看来，内涵和外延都很广。但如果限于男女情爱的意义上，则其指向还是很明确的：或爱非其人，或不得所爱，或情侣睽隔，或夫妇分离……。它的构成，是以自然空间的阻隔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心理空间的缺憾为基本特征的。

相思是带有痛苦体验的心灵活动。汉字中有不少习惯的搭配用法，如“相思血”、“相思泪”、“相思恨”、“相思苦”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但作为人类的一种感情活动，相思的内涵又不是如此单纯的。因为，深悲积怨固然动人，但这种感情只具有单一的指向，难免削弱其美感。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相思主要表现为一种“甜蜜的苦涩”呢？惟其有爱，所以甜蜜；惟其受到阻隔，产生缺憾，所以又苦涩。这，便使得相思成为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境界。

正因为如此，许多文人墨客留连于这个境界之中，创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使得相思成为文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引人注目的主题，代代相传，绵绵不绝，如“日月终古常有，而光景常新”。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根本的意义来说，就是心灵史。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心灵活动无疑带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因此，用今天的观点来审视这一主题或许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打算探讨这样一些问题：相思是什么？它

在古典文学中表现在哪些方面？它的外部特征和深层内涵是什么？在相思中，情欲起到了什么作用？相思和梦幻有什么关系？相思文学的美感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初衷，是把相思主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透视，希望能够多侧面、多角度地揭开这个神奇世界的奥秘。由于水平的限制，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作 者

1989年8月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古典文学中相思主题奏鸣…………… (1)

- 一 深闺幽怨…………… (1)
- 二 俦侣之思…………… (6)
- 三 生死之恋…………… (12)
- 四 弃妇情结…………… (14)
- 五 “章台”情愫…………… (17)
- 六 君门九重…………… (20)
- 七 “伐木”之声…………… (22)

第二章 相思之情的物化…………… (27)

- 一 “此物最相思”——红豆…………… (28)
- 二 “野火烧不尽”——春草…………… (30)
- 三 “千里共婵娟”——月…………… (32)
- 四 “万缕千丝都是恨”——柳…………… (38)
- 五 “蜡炬成灰泪始干”——烛…………… (41)
- 六 “忍报年年两地愁”——雁…………… (44)
- 七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心结…………… (48)

第三章 相思之情与生命…………… (51)

- 一 灵与肉…………… (51)
- 二 原始的激情…………… (55)
- 三 净化与升华…………… (57)

四 爱欲的复归	(61)
五 苦闷的象征	(65)
第四章 相思之情与梦幻世界	(71)
一 魅人的迷宫	(71)
二 奇妙的思梦	(73)
三 梦之真伪	(81)
四 超越时空	(87)
第五章 相思之情的美感效应	(90)
一 深刻的悲剧感受	(90)
二 独特的艺术表现	(98)
后记	(110)
主要参考书目	(111)

第一章 古典文学中 相思主题奏鸣

就中国人的观念而言，相思并不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的专利。作为一种感情形态，它的内涵既深，外延又广，几乎渗透了人们感情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尽管如此，若要人为地划分类属，即使是从宏观的角度立论，也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不过，文学不是心灵活动的显现吗？在这座神圣的殿堂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个由不同层面构成的立体的空间，从而使我们的探讨比较接近全面。

一 深闺幽怨

“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少女不会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写的这段话，早已是广被人口了。如果说，青年男女间的互相钟情乃是天经地义的，恐怕不会有人提出异义。但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人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以青年男子为主体的、反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类内容的诗歌这么少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是现有的篇幅所不允许的。社会的义务，生

活的方式，伦理的观念，思想的形态等，每一点都可以对此作出长长的注脚。这一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问题，在省略了论证过程之后，便昭示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文学史上的闺情之作占有压倒优势的数量。不妨举一个例子，《艺文类聚》卷三十二“人部”十六“闺情”类所收的自汉至隋的闺情诗达八十五首。古代的学者专门将这类诗明确归属，自然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而这一数字，虽然并不反映历史的全貌，但若与其他类别如“行旅”诗比较，其所受的重视却是显而易见的。

闺情，也可以叫闺思或闺怨，其主体，既可以是少女，也可以是少妇。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少女和少妇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有巨大的差别，但在古代，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有时这种差别是相对模糊的。例如，在一篇具体的作品中，人们往往分不清女主人公是在怀念她的情人还是丈夫，当然，也就分不清女主人公的身份是少女还是少妇了。好在这并不是通例，因而并不妨碍我们从整体上去考察问题。

少女的心灵是丰富而神奇的。随着第二性征的突出，一颗多愁善感的种子便悄悄地开始发芽了。眼中虽然还是原来的世界，但其内涵却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花开花落，月圆月缺，都能引起心灵的不安，勾起朦胧的遐想。“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梦是轻倩的，愁是恬淡的，飞花和丝雨构成了一个有所追求而无从寻觅的境界，正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看到花园中“姹紫嫣红开遍”，心有所感，于是产生了青春的最初萌动。不过，这个时候的追求，往往没有明确的指向，那种执着的悬想，也许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幻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主人公的苦苦求索令人感动，但那位似隐似现、若即若离的意中人真是一个实体吗？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一种特定的心理活动而已。

春怀既萌，若不得其所，则不免怨望。《诗经·標有梅》中的那位姑娘，从树上梅实充盈时就开始企盼，直到梅实落光，仍不见所谓

“吉士”的踪影，她虽然不象北朝乐府民歌中的那位由于“不嫁”而“踯地唤天”的“老女”，但心中的沮丧也是可以想见的。对异性的想慕，已由朦胧变得明确起来。

爱情的获得如此不易，短暂的离别，也会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感受，于是，等待约会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心灵活动：“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尾生与一女子约会于桥下，河水上涨，女子未来，为守信义，不肯离去，于是，抱着桥柱，终被淹死。诗中的女主人公一早就候在桥上，她多么希望恋人就象尾生那样守信用、有情义啊！有疑虑和不安，更有期待和向往。在情人之间，这样的猜疑和误会无疑是一种佐料，使得爱情更加甜美，更加有滋有味。

不过，这种甜蜜的苦涩并不是每一个恋人都能领略的。西风古道，生死微茫，音讯渺然，音容睽隔。当别离的况味变得越来越凄凉，深闺里的相思也就格外沉重起来。须知，能够达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境界的人，终是少数，事实上这也只是一种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表述。

“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淮南子》上的这段话，说明了人们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感情，而对于心中燃着爱情之火的闺中少女而言，伤春悲秋的意向也许更为明确。那么，为何春秋两季能够使人如此敏感呢？

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曾把《佩文斋咏物诗选》作过统计，证明春、秋二类所收的诗作分别是夏、冬二类的三倍，而从质上面来看，以春、秋为题作品，其名作亦远较以夏、冬为题的作品多。这当然不是描写的习惯问题，而是反映了一定的心理因素。试看一些经常使用的词语，如“惜春”、“伤春”、“春怨”、“春恨”、“悲秋”、“惊秋”、“秋思”、“秋怀”，以及“苦热”、“苦暑”、“苦寒”、“寒苦”，显然前者有着心理和情绪的内涵，而后者只是纯粹的生理感受。

春天鲜花开放，盛而易衰，秋天金风渐起，草木摇落。大自然以

明显的变化，展现出过程性，这是与夏之一片繁茂，冬之到处凋零所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感觉颇为不同的，因此，深闺之中关于红颜易逝、韶华不再的感受，更容易与春、秋两季契合起来。我们曾经说过，春的到来不仅使得万物复苏，而且唤起了人们的生命意识。如果说，少女的情思在春风中被撩拨起来，并往往伴随着一丝淡淡的惆怅的话，那么，春的匆匆逝去更容易使其感到“别是一番滋味”。明代的壮家女子就坦率地唱道：“妹相思，不作风流待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不见风吹花上枝”。物候的变化与衰老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深挚的相思中流露出对宝贵青春的珍视和对切身幸福的追求。而在严仁的《玉楼春·春思》中，我们更可以体会到一位沉浸在相思中的少女的丰富的感情活动：“春风只在园西畔，荠菜花繁胡蝶乱。冰池晴绿照还空，香径落红吹已断。意长翻恨游丝短，尽日相思罗带缓。宝奁明月不欺人，明日归来君试看。”暮春，这位女子独立小园中，眼见群芳凋零，残红飘落，感慨着大自然的变迁。那园西的几簇荠菜花，长势虽然还算茂盛，但也很快就会融入阑珊之中。由冬到春，面对着万物的复苏，她的心中有着多少美丽的憧憬，而转眼间，春色将尽，相思却依然成空。这逝去的春天，难道不正象她的青春年华吗？她是那样思念自己的情人，这相思之情，比游丝更长，使得她日益消瘦，罗带松缓。一别经年，莫非他在外已另觅新欢，忘掉了分别时的山盟海誓，此时此刻，她思潮难抑，只是想对情人剖白心迹：“我的消瘦，皆由相思，妆盒里明洁如月的镜子不会欺骗人，不信的话，你明天回来看看吧！”言辞急切，语意恳挚，一位思念情人的少女形象呼之欲出。

秋天大地肃杀，万木凋零，也同样引起浓重的伤感。而且，比较起来，悲秋的内涵似乎更为丰厚。“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秋与心合，遂有了愁字，可见我们的先民对于这一季节的自然属性和心理属性赋予了多么深刻的认识。因此，除了极少数意志坚强、充满韧性的人之外，很少有不被秋气所感的。刘禹锡的诗：“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它作为特例，屡被称引，并不是偶然的。

自古以来，对于秋天的印象，许多骚人墨客在自己的作品中作了个性迥异的记述，其中最著名、最生动的，也许应数欧阳修的《秋声赋》。他是这样描写秋天的：“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这是秋天所给予一个士大夫的感受，其中显然有着对事业的挫伤、壮志的消磨的感慨。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于年华老去，情思难谐的恋人来说，秋天所引发的悲怆也同样是很深的。

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要举林黛玉。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应数林黛玉才最高、心最傲、性最洁，而命运也最悲惨。她幼失双亲，由一颗父母珍爱的掌上明珠，一下子变为孤儿，长期居住在外家。虽然她也与贾府子女享有同样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一种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的痛苦和悲凉，无时无刻不在袭扰着她的心。于是她就格外自尊、孤傲和固执，也格外地自卑、脆弱和敏感。在这样的内忧外迫中，偏又对宝玉产生了刻骨的相思。而从爱情最初萌发之日起，便始终被那渴求爱而又不能爱的矛盾残酷地折磨着，没有比她这样处在明知空幻却仍然眷眷追求的人更为痛苦的了。“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春天，她荷锄葬花，深感“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想把情思深埋，却更加显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到了秋天，她也有自己的深沉的感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独对寒灯，悲凉地唱道：“秋风萧瑟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是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真是满腹幽怨。她的这种感情，在清代满族曲艺“子弟书”的大作家韩小窗的《黛玉悲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大观万木起秋声，漏尽灯残梦不成。多病只缘含热意，惜花常是抱痴情。风从霞影窗前冷，月向潇湘馆内明。透骨相思何日了？枕边惟有泪珠盈。孤馆生寒夜色暝，秋声凄凄不堪听。人间难觅相思药，天上应悬薄命星。病久西风侵枕簟，梦回残月满窗棂。玉人肠断三更后，漏永灯昏冷翠屏。一寸眉心锁几重，钗环怕整鬓蓬松。黄花恰比形容瘦，秋雨不如泪点溶。薄命凋零知有分，相思解释叹何从。断肠最是潇湘馆，露冷霜寒泣暮

蚕。……”这段描写，集中地概括了黛玉的一段心灵活动。这位弱女子，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愈加感到身世飘零，孤苦无依。虽有一知己，差堪庆幸，但世事阻隔，几番相思成空，这终身到底托付在何处呢？秋意浓，思绪乱，漫漫长夜尽成爱的折磨。境与心谐，感由物生，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之心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大自然与人的确是相通的。

二 俦侣之思

从群婚制开始，经过血缘婚、对偶婚，最后发展到一夫一妻制，人类终于找到了维系感情生活的一条比较稳固的纽带。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儒家的学说中，婚姻被视为一件大事。《礼记·昏义》说：“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哀公问》载孔子言论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孟子·万章上》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些儒家经典著作对婚姻问题的论述，当然是带有明确的伦理意味，用周予同的话来说，就是解释生殖意义的重要性，进一步发挥，则可认为男女两性的结合，其着重点不在男女两性本身的幸福与爱情，而只在男女结合后的生殖功能。从儒家某些学说的推论来看，男女的结合以至于形成婚姻。确乎是被提到了伦理教化和政治的高度，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是，感情的问题是复杂的，是没有固定的模式的，几条抽象化了的教条并不能完全将其包容。即使人们深受某些理论的熏陶，并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模式，可一旦陷入感情的汪洋中，就往往整个被淹没。具体地说，一对男女的结合，也许是服从于一定的功利的目的，

但结合之后，彼此的气质、性格、修养、志趣等就会发生巨大的作用，从而产生超功利的效果。这时，对婚姻的重视就更多地注入了两情相契的内涵，因而带有了爱情的意味。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定数量的题为“赠（寄）内”或“室思”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一点。

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和希望还乡。对于西洋读者，这可能也显得太感伤，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国的广大，从前交通的困难，在主要城市中高度文明的生活和远乡僻壤的恶劣环境之间的尖锐对照，以及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的重要性与其结果对祖先的家根深蒂固的爱着。进而，由于是个农耕的民族且住惯于陆地，中国人大体上显然缺少流浪癖(Wanderlust)。因此，乡愁之成为中国诗中一个常有的因而是因袭的主题，并不足奇。”乡愁的概念当然比较广泛，但游子对其温暖家包括妻子的深挚思念，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清代诗界革命的巨子黄遵宪有一首《又寄内子》这样写道：“十年欢聚不知愁，今日纷飞独远游。知否吾妻桥上望，淡烟疏柳数行秋。”这是作者在东京时怀念妻子所写的一首诗，吾妻桥是当地一座桥名。十年相聚，感情甚笃，一旦分离，天各一方。张华诗道：“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别后相思中，才能更加深切体会到相聚时的温馨。而桥名“吾妻”，语意双关，又包容着对妻子多么深厚的感情。遗憾的是，极目眺望，乡关渺然，只有数行“淡烟疏柳”，映入眼帘，这时，涌上他心头的，该是多么浓郁的悲愁！生活相对安定的时候尚且如此，困顿于行役之中的旅人，就更有一份难言的苦涩了。孔平仲的《寄内》就表现了这种情形：“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他告诉妻子，要知道我与你别后的心情，只须说说途中的景色就行了。是什么景色呢？“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乱山之中，行人本少，突来风雪，天色已暮，就更加见不到人烟了。只有作者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踽踽独行。当此之时，他当然深深地怀念家庭的温暖，妻子的柔情。这一层意思，虽未明言，但已在对妻子的倾诉中显露无遗了。

别后相思，情浓意切，是有着平日所积累的感情基础的。中国的

伦理观一向推崇“贫贱夫妻”、“患难夫妻”，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见真情，这，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白居易燕尔新婚，写诗赠给自己的新娘，开门见山，举出四个楷模：第一位是战国时齐国的隐士黔娄，家境清寒，不愿入仕，以至于死后被子不能裹体，而他的妻子不嫌其贫，和他一起为有道之事；第二位是春秋时晋国的大夫冀缺，因事免官，力作耕田，而其妻与之相敬如宾；第三位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与统治者合作，归田隐居，不善谋生，家境困窘，而其妻毫不在意，自己劈柴烧火，以维持生计；第四位是东汉的梁鸿，宁肯替人舂米，也不愿为官，而其妻非常理解他，每到开饭时，举案齐眉，以示相敬。举了这四个例子后，诗人接着写道：“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缁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贍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夫妻之间，应该是心灵的相契，精神的交感，具有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情操，那种贪恋物质享受、追求身外之物的行为，是应加鄙视的。

“一个成功的男子背后必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中国历代“列女传”上的节女、烈女有成千上万，这些被男子们冠以如此称号的妇女，往往极尽死后的哀荣。莫非妇女的价值仅在这里？当我们拨开封建思想的迷雾，将会看到，在具有坚实的思想、感情基础的夫妇之间，妻子的自我牺牲引起了丈夫多么深情的赞颂。

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于谦，早历显宦，三十三岁即为巡抚，先后任职于山西、河南等地十八年之久。一心为国，势难顾家，因此，对于家中亲勤操劳的妻子，始终怀着一份感激之情。四十三岁这年，他写下《寄内》一诗，诗中写道：“大儿在故乡，地远音信杳。二女正娇痴，但索梨与枣。况复家清贫，生计日草草。汝惟内助勤，何曾事温饱？”对于这些，诗人当然都知道，只是因为“报主事非小”，所以无法为其分担。事实上，诗人所以能够“勉力效驱驰”，不正是因为有了这位贤内助吗？对于这样一位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相互理解的妻子，他感到欣慰，也感到自豪，因此，深情地表示：“岁寒松柏心，彼此永

相保。”足见爱的执着与专注。由此可知，凡伟丈夫、真豪杰，大都至情至性。豪气如山的另一面，必是柔情似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也是如此。变法前夕，林旭离家进京，行至福州，写下一首《福州寄内》。他感激妻子的支持，眷恋妻子的柔情，此番投身变法，生死难卜，然大丈夫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所可牵挂者，唯妻子孤苦，令人神伤。盼只盼“携手何当歌有道”，开创一个大同世界，如此，则能永远团聚，享受无尽的幸福。谁知伉俪挚爱，竟是一场惨痛的悲剧，数月后，变法失败，林旭就义，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但这一段深情，却为革命历史增添了璀璨夺目的光彩。

一般说来，女子的感情总是比较细腻一些。如果说，羁旅行役的男子对妻室的怀念只是特定时刻的心灵活动的话，那么，独处家中的女子对丈夫的怀念，则往往占据了整个心灵。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缺少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立的能力，她的一切，都只能寄托在男子身上，这样，当情意深笃的丈夫离开后，就难免陷入深深的空虚与惆怅之中。

徐干的《室思》是一组由六首诗构成的大型联章诗，是较早的一组表现妻子对丈夫的思念的作品。全诗展现了一位思妇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活动。开篇写愁：“沉阴结愁忧，愁忧为谁兴？”由于想念远方的丈夫，感到百无聊赖，不思饮食，恍惚中，竟真的看到了丈夫的面容。然而，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丈夫一天天走远了，千山万水，不见踪影，留下一腔思念，满腹忧愁。有时，她也会自我宽慰：人生苦短，韶华不再，应该及时行乐，何必自寻烦恼？但是，一想到丈夫的万般恩爱，不免又陷入更深的相思之中，抬头望见飘浮的白云，心中又生出一点希望：它能将这相思之情带向远方吗？自知这近乎幻想，于是写下以下四句千古名句：“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女为悦己者容，丈夫不在，又哪有心思梳妆打扮？怀着满腹无聊赖，默默重温丈夫的期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点安慰。突然，无意间瞥到“巾帨”，即梳洗用具，这些丈夫用过的东西，使她睹物思人，她多么想插上翅膀，飞到丈夫身边啊？当然，她也知道，这

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于是抬头望着夜空，深感夫妻间也正如处于东西两方、永不能互相见面的参、商二星一样，有着深深的睽隔之苦，同时，也不禁产生几丝疑虑：时间能否冲淡感情？新欢能否代替故人？既然自己如此相思情浓，作为心心相印的伴侣，丈夫当然也会在外面对自己苦苦相思吧。结尾处不免一厢情愿，但从思妇的叙述来看，这种感情也不是不可能产生的。这组诗，以一昼夜为时间跨度，极力铺展开思妇的种种悬想，其生动性、丰富性和真实性，在同类作品中都属上乘。

丈夫远去了，只留下妻子在家，纤弱的肩膀要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内外交迫。这时，对丈夫的思念不仅迫切，而且别有一番滋味，以创作长篇弹词《再生缘》而著名的女文学家陈端生，三十岁时，其夫范弢因科场案而远谪新疆伊犁。此后，她独守家中，奉亲教子，并写若干首《寄外》诗，表达了自己的情怀。如：“搔首云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可怜远戍频年梦，几断深闺九曲肠。并曰敢云亏妇道，荻丸聊以继书香。孝慈两字今无负，即此犹堪报数行。”云天茫茫，肝肠寸断，两情睽隔，死生契阔。深切的相思，化为对丈夫的表白，这就是最后四句。欧阳修幼时，家甚贫，其母折荻划地，教他识字；柳仲郢读书甚苦，神思疲倦，其母用熊胆制丸药助其提神。陈端生用这两个典故，对丈夫说，自己在汲水舂粮之余，还将辛勤课儿，扶其成材，请对方放心。相思苦，责任重，二者集于一身，表现出了一个中国女性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形象。明知远戍难返，寄以无望的相思，而又嘱其安心，以恪守妇道自勉，这其中的内涵，是相当深厚的。

妇女的忍辱负重和自我牺牲，如果能够得到应有的报偿，包括公婆的理解，丈夫的体贴和子女的孝敬，往往能给她们带来极大的满足，问题在于，在封建制度下，妇女地位很低，命运无法自主，经常满腹忧惧，这样，就会给她们的相思注入别一种复杂的内涵。唐代葛鸦儿《怀良人》写道：“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这里，运用了一则种胡麻的民间谚语。明代顾